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二期
2010年05月　　頁35~6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尋音」（貳）
——從漢語「大」音韻地位談到漢語方言本字文讀白讀音韻對應

徐　芳　敏*

摘　要

首先指出§1（1）漢語方言經驗法則「已知本字的方言詞，通常文讀與白讀音韻地位相對應」，§1（2）漢語方言本字考證基本假設「若已知或找到文讀及本字，白讀音韻地位、本字皆同」。§2.1 討論漢語「大」歷史悠久的兩讀泰韻徒蓋切、箇韻唐佐切；§2.2 討論漢語方言「大」為§1（1）經驗法則的例外，文讀、白讀徒蓋切或唐佐切、或不確定。接著§3 討論閩南某一方言詞白讀 khua˺（擱淺、乾燥等義）兩「候選本字」「㾓（艘）」、「盜（溘）」；但文讀 kho˺（擱淺、乾燥等義）音韻地位箇韻口箇切、本字「㾓（艘）」，白讀遵循之，且否定「盜（溘）」。§4 討論閩南另一方言詞文、白對應有二可能：「沓」、「疊（疊叠）」（均指重疊）；因文讀、白讀與「䭾 thap˺、thaʔ˺」同源，故白讀 taʔ˺、thaʔ˺選擇「沓」作本字。綜合上述，§5 繼續探索漢語方言分成內部「方言詞本字文讀：白讀」音韻對應，外部「不同方言間共同方言詞」音韻對應。一般情形方言詞內部文讀：白讀音韻地位對應整齊；如§3、§4 則需強化內部證據「文：白音韻對應，文讀本字即白讀本字」、或外部證據「不同方言間共同方言詞或同源方言詞的同源關係」。未來漢語史、漢語方言史、方言區域史研究提供外緣歷史文化的證據，期解決§2「大」的難題，且說明文白異讀是否均源自「古代相同或相交流接觸的方言」。

關鍵詞：漢語方言　本字考證　文讀　白讀　內部　外部　音韻對應　共同方言詞　同源方言詞

98.10.12 收稿，99.04.08 通過刊登。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前言：漢語方言方言詞本字文讀白讀音韻對應的問題

關於漢藏語比較研究，羅杰瑞先生說（Norman1988：13；中譯本見羅杰瑞1995：12）：

> …indeed, the only way that progress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precise statement of the Sino-Tibetan relationship can be made is by the identification of more cognates. It is a two-way street: phonological rules are made on the basis of cognate sets; cognates in turn are in large measure accepted or rejected on the basis of how well they adhere to the rules of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和漢藏語比較相比，具體而微的是漢語方言比較，「……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出發，也可以將漢語的各大方言視爲不同的語言。但是在漢語各大方言之間，以語音對應規律和同源詞爲基礎的全面的比較研究，卻可以說還沒有起步。」（游汝杰2004：7；以下引自游汝杰同前：13）[1]

> 方言詞匯有文理和土白兩個歷史層次之分，土白詞產生的時代比文理詞早。……各方言中的文理詞與書面語相同或相近，文理成分在方言間的差別較小。追索同源詞應注意正確地擇對，即土白詞與土白詞比較，文理詞與文理詞比較。一般說來，土白詞之間的比較研究較有意義。……

漢語方言間（包括不同大方言的小方言間、同一大方言的小方言間）的共同方言詞當然得注意白話詞（即上引文「土白詞」）與白話詞對應、文言詞（即上引文「文理詞」）與文言詞對應。然而，漢語方言（尤其南方方言，特別是閩方言）有時候一個方言詞至少一個文讀（文言音）與一個白讀（白話音）；文讀和白讀也存在是否對應的問題。好像是從歷年來處理文讀與白讀得到的經驗法則：

（1）已知本字的方言詞，通常其文讀與白讀音韻地位相當（文讀在中古某韻某切，白讀亦然）；也就是說，文讀與白讀音韻地位相對應。

1 引文「同源詞」即一般所云「共同方言詞」，本文仍名為「共同方言詞」。

向來方言學界似乎又把這條經驗法則「自動」轉變成考證方言詞本字的基本假設：

（2）由於文讀通常比較接近中古音或簡化的中古音，今人對文讀可能也比較熟悉。待考證本字的方言詞，若已知文讀及其本字、或先找到文讀及其本字，則白讀便對應於相當的音韻地位、本字即處於該音韻地位。

只要翻閱方言（尤其南方方言）的調查報告、字詞典，就知道在一般情形下，這條基本假設都行得通。即使遇到稍微棘手「需要借助其他方言共同方言詞才能找出本字」的狀況，它還管用。[2]

本文從§2討論漢語、漢語方言基本詞彙「大」的音韻地位、兼討論§1（1）經驗法則開始，§3、§4考證（或部分考證）且探索閩南語本字「嵛（艐）」或「盜（溘）」、「沓」或「疊（疊叠）」文讀、白讀音韻地位、以及§1（2）基本假設。§5對於「尋音——此處係指方言詞本字文讀與白讀音韻對應」作一些思考，並且回應上文引用羅杰瑞等先生之語。

2 漢語、漢語方言「大」音韻地位

2.1 漢語「大」音韻地位：蟹攝泰韻徒蓋切、果攝箇韻唐佐切二音皆源遠流長

在漢語共通語中，「大」的音韻地位很有意思：《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今音ㄉㄚˋ（漢語拼音 dà）有二來源：「唐佐切，果開一去箇定」、「徒蓋切，蟹開一去泰定」，唐佐切置於徒蓋切之前，可能暗示ㄉㄚˋ應該「優先」對應箇韻；又音ㄉㄞˋ（漢語拼音 daì）、用於「大夫」，僅來源於徒蓋切（丁聲樹、李榮 1966：3、83）。[3]《上古音韻表稿》僅列祭部泰韻一讀，〈詩經韻字表〉未注音切、屬祭部，《《詩經》古今音手冊》dà、徒蓋切、月部（董同龢 1948：189，

2 筆者常舉此例：*Dg* 記錄閩南舊說「檺⸦kua」、以及可能是流傳下來的文言音⸦ho，現代學者以閩南⸦kua、客語梅縣話稱「荷⸦ho 樹 su˗」，⸦ho、⸦kua 符合對應規律，遂定歌韻匣母「荷」為本字、其文讀閩客⸦ho：白讀閩⸦kua；詳徐芳敏 2003：159-160。

3 為行文便捷流暢，以下凡「古或今對應於徒蓋切或唐佐切的音讀」，均簡稱「徒蓋切或唐佐切」。

歌哿箇韻常用字如「阿他那上聲那去聲」現代皆韻母 a，泰韻開口常用字如「帶太泰奈賴蔡蓋丐害藹艾」現代皆韻母 ai；是「大ㄉㄚˋ、dà」歸箇韻較歸泰韻更適宜。

周祖謨 1966：247，向熹 1988：29）；[4]《上古音手冊》dà、daì（daì 用於「大王」）、皆未註反切、月部（唐作藩 1982：25）；《漢字古音手冊》dà、徒蓋切、唐佐切、月部，daì（用於「大夫」）、徒蓋切、月部（郭錫良 1986：3、126）；《漢字古今音表》徒蓋切者月部，唐佐切者歌部（李珍華、周長楫 1999：148、305）。[5]《篆隸萬象名義》達賴反、《玉篇》達賴切，均等於徒蓋切。早期韻書如《十韵彙編》、《唐五代韻書集存》之王一（P2011，即敦煌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王二（裴務齊正字本）、以及全王（《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箇韻皆無「大」，蔣斧藏本《唐韻》唐佐反始收錄「大」。[6]大徐《說文》徒蓋切，小徐《說文繫傳》特柰反（等於徒蓋切）。《一切經音義》卷二五「大」無注音，遼僧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一注音「徒蓋反」；遼僧行均《龍龕手鏡》卷三同音「徒蓋」。

兩漢詩文押韻「大」仍在祭部（羅常培、周祖謨1958：31，劉冠才2007：237、240）。另一方面，〈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祭部「大」對音dā，俞敏先生加注「大《廣韻》有個『唐佐切』的又音，說明泰韻收尾音脫落得不晚」（俞敏1984：300）；這句話似指祭部泰韻徒蓋切的音讀脫落韻尾、變成單元音韻母，即相當於唐佐切、對音dā。此推測不無道理，因爲除越南漢字音僅見dai；其餘日本吳音ダイ（轉寫成國際音標即dai）、ダ（轉寫成國際音標即da）、漢音タイ（轉寫成國際音標即tai）、タ（轉寫成國際音標即ta）、韓國漢字音dæ（應<dai）、da，均爲dai（或tai）、da（或ta）兩存（增田弘、大野敏明2006：37）。大致來說，前者當對應泰韻徒蓋切、後者當對應箇韻唐佐切（李方桂1971：6中古音泰韻開口-âi、歌哿箇韻-â；漢字音論述見王力1980：743、739，高松政雄1986：234、212，沼本克明1995：146、164、205-206、222）。[7]各國漢字音中資格最老的日本吳音，傳入日本的時代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南北朝（增田弘、大野敏明2006：14-15、19）。

綜合上述所引文獻資料，可以得出初步結論：多數古音學者將《詩經》時

4 向熹 1988：30「大」又漢語拼音 taì、他蓋切、月部。此係別一音讀，常通作「太」或「泰」，今不計。

5 以上所引韻部名稱，大致是董同龢祭部包括相關去聲、入聲字，周祖謨去聲字祭部、入聲字月部，其他人的月部包括去聲、入聲字；各家又另立歌部（詳見各家上古音著作，陳復華、何九盈 1987：46-47，劉志成 2004：365）。

6 周祖謨先生根據《唐韻》避諱缺筆字，推測書當寫於唐代宗之世，見《唐五代韻書集存》（下），頁 912。

7 漢字音情形複雜，非本文所能詳細探索，這裡僅僅是簡單的說明。

代「大」歸祭部陰聲、中古泰韻徒蓋切；[8]《篆隸萬象名義》、《玉篇》、早期《切韻》系韻書、《說文》音注、晚到遼代的《續一切經音義》、《龍龕手鏡》皆只著錄徒蓋切；歌部、中古箇韻唐佐切一讀至遲出現於東漢（梵漢對音見於東漢牟融〔？-79年〕的翻譯，俞敏1984：314、276）。[9]也就是說：徒蓋切、唐佐切都很悠久，都可能散播到漢民族居住的其他地區，並且傳入鄰邦。

2.2 漢語方言「大」文讀白讀歸徒蓋切、唐佐切不易確定

從漢語共通語看，或許因爲漢譯佛經白話成分比較多的緣故（徐時儀2007：29-32），連帶讓對音的唐佐切好像白話氣息濃厚些；相形之下，「至少不比唐佐切年輕」的徒蓋切好像文言氣息濃厚些——現代漢語唐佐切見於「大小」等偏向白描的場合，徒蓋切見於「大夫」等偏向文謅謅的場合（另詳下文）；和一般所認識的現代漢語方言「比較古老者，白話氣氛濃厚些；比較年輕者，文言氣氛濃厚些」[10]不太一致。

從現代漢語方言看，既然這兩切來頭都不小，各方言「大」音韻地位會是其中哪一切？倘遇文白異讀，是否合於§1（1）的經驗法則？由趙元任先生領銜執筆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簡稱《湖北報告》）可能繼承了§2.1 所引《詩經》音、早期韻書、《說文》音注……之統緒，「大」只音徒蓋切；[11]此書 1495「特字表」之第一表「全省大體一致的特字」之「七.韵母雜例」第一例：

字	反切	類	廣州	福州	蘇州	長沙	南京	北平	湖北省	例外和附註
大	徒蓋	泰	泰	泰合	歌	泰	麻	麻	麻	通城泰，嘉蒲泰麻

8 註 5 已簡略說明學者對此韻部不同稱呼；本文依從《上古音韻表稿》，稱為「祭部陰聲」，下文亦同。

9 一般認為中古歌哿箇韻上古為「歌部」，是以《漢字古今音表》唐佐切歸於上古歌部，下文亦同。

10 參見§1 引游汝杰語。

11 本文引用記錄漢語方言語料或資料的文獻，常以簡稱；例如《湖北報告》、下文《漢方音字匯》、§3A.〔1〕*Dg* 都是簡稱。關於簡稱，詳見《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凡例」之一（徐芳敏 2003：1-2）。本文「簡稱」與「全稱」的對照、其作者、出版年代、出版處所等，請參閱「引用書目」之「二、漢語方言文獻——先列簡稱，後列全稱」；引用古籍、今人論著，請參閱「引用書目」之「一、古籍」、「三、今人論著」。

本文引用各方言文獻語料或資料有固定格式，詳見《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凡例」三至四、六至八（徐芳敏 2003：2-3、3-5）。

短短一行字，需要一些註解：「大」音泰韻開口徒蓋切，廣州、長沙（廣州、長沙等大城市另詳下文）、湖北通城（《湖北報告》1311 dhai˺）亦然；福州相當於泰韻合口；蘇州讀同歌韻（即後元音），[12]南京、北平、湖北（《湖北報告》如 59 武昌 ta 去聲）讀同麻韻（即-a）；湖北嘉魚、蒲圻白話音泰韻、文言音麻韻（《湖北報告》嘉魚 1166thai˺、1164ta˺，蒲圻 1283dhai˺、1281dha˺）。——如果按照§2.1 所引若干文獻的辦法，韻母 a 屬之唐佐切，嘉魚、蒲圻就是文唐佐切：白徒蓋切，不符合§1（1）經驗法則，卻符合本節首段所云「漢語方言較古老者白話氣氛多，較年輕者文言氣氛多」的認識。

複檢《漢方音字匯》4果攝箇韻開口定母唐佐切「大大小」、146蟹攝泰韻開口定母徒蓋切「大大夫」：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揚州
大大小	ta˺	ta˺	文ta˺	文ta˺	ta˺tai˺	ta˺	tᴱ˺	ta˺tɛ˺
			白tuo˺	白tɤ˺				
大大夫	tai˺	tɛ˺	tæ˺	tai˺	ta˺tai˺	ta˺	tᴱ˺	tɛ˺

黃河流域北京、濟南、西安、太原的北方話，兩個「大」確實都不同音（「大大小」西安、太原白讀 tuo、tɤ＜中古唐佐切 ta，「大大夫」濟南、西安 tɛ、tæ＜中古徒蓋切 tai）。偏南的西南官話武漢、成都、江淮官話合肥、揚州，和「大小」、「大夫」意義不甚相關，ta 對應唐佐切，tai、tᴱ 及 tɛ（＜tai）對應徒蓋切；兩者可能互見相同音讀，不能完全區別。惟長江以北這些官話方言若有文、白讀，尚符合§1（1）的法則。南方方言常常牽涉文白異讀，恐怕更複雜：

12 趙元任先生《現代吳語的研究》（簡稱《現代吳語》）45「大白」放在「泰蓋」〔謹案：此書「泰蓋」與「泰外」相對，前者泰韻開口、後者合口〕，並注明「d 系 一个字 白」：蘇州-ɜu˦（即相當於下文所引-əu）、溫州-u（《溫州志》80 云-u＞現在溫州話新派-ɤu 或-əu，相當於下引-əu）。這就是《湖北報告》說的蘇州讀同歌韻（溫州同）。

13 *Dg*467 閩南廈門「□˩ta 家˨ke」“husband’s mother.”、「□˩ta 官˨kuã」“husband’s father.”「□」本字即「大」；可能因為口頭上常說、或受「家、官」陰平調影響，「大」由陽去調變為陰平調。《潮汕方言詞考釋》「大˧ta 官˨kuã」、「大˧ta 家˨ke」兩條，聲調陰上、非陰平（李新魁、林倫倫 1992：40-41）。又查閱記錄潮汕地區語料的各種文獻，未見「大」音˩ta 者。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大大小	文dɒ˨	文da˨	文ta˨	文da˨	文thai˨	thai˦	tai˨	tai˨	文tai˨	文tai˨	文tai˨	tuɛ˨
	白dəu˨	白dəu˨	白tai˨	白dʊ˨	白thɔ˨				白tua˨	白tua˨	白tuai˨	
			白to˨						白˩ta[13]	白˩ta[13]		
大大夫	dɒ˨	文da˨	tai˨	da˨	thai˨	thai˦	tai˨	tai˨	tai˨	˥tai	tai˨	tuɛ˨
		白dei˨										

撇開南方各方言細節不談，從吳語蘇州、溫州話、湘語長沙、雙峰話、贛語南昌話、到客語梅縣話（閩語見下文），（1）上文引《湖北報告》廣州、長沙、湖北通城源自徒蓋切；則此處凡韻母 ai 注「白」、或部分文白不分者如長沙、廣州、陽江，皆可能源自徒蓋切（《廣州研究》212 亦謂「大」徒蓋切），湖南長沙與湖北嘉魚、蒲圻並且都是文唐佐切：白徒蓋切（長沙又白唐佐切-o）。（2）與（1）說異，認爲「大小，大夫」文讀、白讀都對應唐佐切，所以符合§1（1）經驗法則：今韻母-a 或單、複後元音固然對應唐佐切，溫州-ei、長沙-ai、客語-ai、贛語-ai 也是唐佐切白讀（蘇州、長沙詳陳立中 2004：137、140、141-143；溫州詳鄭張尚芳 1983：114、117；客語《客贛報告》187、514；贛語《客贛比較》255「果開一……『我個（量詞）哪大』等客方言讀 ai 或 æ。『大』贛方言也讀 ai，只有部分地區在『大娘』『大姨』等詞中讀 o。」味文意，贛-ai 白：-o 文〔《南昌典》82、83-84「大姨子」「大伯」「大伯子」諸條均 thai˨，63-64「大 tho˨（姑）爺/娘」指姑父/母、「大 thai˨姑爺/娘」指大女婿/大女兒〕，與《漢方音字匯》-ai 文：-ɔ白正相反，當以《客贛比較》爲是）。[14]

閩方言白讀韻母-ua、-uai、-uɛ可能是南方方言最古老的層次之一，大致保存上古歌部、祭部的規模（徐芳敏2007：95、註28，此註係引用徐芳敏1991研究閩南廈門、漳州、泉州話的結論，同屬閩南語的潮州話，情形應該差不多；

14 筆者一向懷疑官話方言裡偏南的西南、江淮官話可能是古代南方方言不斷「官話化」的結果（徐芳敏 2007：93、註 24）；考釋現代南方方言「『跰 ˩pai』子」（瘸子）的本字歌韻幫母「㡿（㡿）」，也把西南官話語料放進去（徐芳敏同上：92）。上文所見西南、江淮官話「大小」、「大夫」音讀彼此糾葛，或許它們的 tai、tɛ 及 tɛ（＜tai）也得考慮：究竟屬徒蓋切抑或唐佐切。

即使不計有爭議的「大」；中古歌戈韻（舉平以賅上去）南方方言仍存在白讀-ai 層次，如溫州-ai「簸唾腡個」、福州-ai「簸拖過」、客語-ai「拖我個」等、以及筆者考釋西南官話、湘、贛、客、粵、土話（湘南土話、粵北土話）方言的「㡿（㡿）」（詳見徐芳敏 2007：92-95；惟該文頁 93-94 將「大」放在箇韻唐佐切）。

閩東福州-uai、閩北建甌-uɛ至少部分字詞與閩南-ua字詞相對應——對比《福州語音》139 uai、《建甌典》〈引論〉9 uɛ、徐芳敏1991：384-385 ua韻母，相對應字詞包括「簸破大舵我」）。再以閩南廈門話爲例，「大」文讀ta˖、to˖（《廈門研究》42、47），與唐佐切對應；文讀tai˖（《廈門研究》54），與徒蓋切對應。依照§1（1）經驗法則，若文讀兩切都成立，白讀tua˖當源自於歌部唐佐切、祭部徒蓋切？（例如：《普閩典》135歸徒蓋切，李珍華等1999：《漢字古今音表》148、305兩歸。）目前沒有充分證據，足以支持白讀源自一音切、排除另一音切。上文引用其他南方方言的語料、研究成果，某些方言白讀或文白不分者似以唐佐切爲佳、某些似以徒蓋切爲佳、某些不太確定，也無法作爲閩方言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的堅強旁證。

3 閩南語本字「谿（艐）」或「溘（溘）」文讀、白讀音韻對應

A. 文讀kho˖指「船擱淺；碰折，碰傷」

A.〔1〕*Dg*278「谿 kho˖著 tioʔ˨˩」“to ground accidentally, as a vessel on a bank or on the shore.”[15]

*Dg*278「靠 kho˖」如「靠 kho˖折 tsiʔ˨˩」“to break accidentally, as by pressing upon.”，「靠 kho˖著 tioʔ˨˩」“to injure by coming against, as by rubbing when carried past or coming down from above.”〔謹案：*Dg* 將“to lean upon; to trust upon.”義如「倚˪ua 靠 kho˖」等、與「靠 kho˖折」、「靠 kho˖著」都放在「靠 kho˖」詞項中；今依下面正文的考釋，將「靠折」、「靠著」獨立出來〕

15 §3 與§4 引用閩南方言語料，在 A.、B.、C.……之下，各依〔1〕廈門、漳州、泉州、臺灣地區、〔2〕龍岩、漳平地區、〔3〕大田地區、〔4〕潮汕地區、〔5〕海南島地區、〔6〕雷州半島地區排列順序（閩南方言包括此六地區，詳徐芳敏 2003：11；若該地區無語料、從缺，下一地區編號將往前挪一號，依此類推）。由於篇幅所限，無論本字正確與否，同地區刊出相同本字、釋義無大差別的文獻，僅引用早先出版者一次（廈、漳、泉、臺地區通常為 *Dg* 或《臺日書》《臺日典》等，更早出版的《妙悟》《十五音》等書即使有本字、卻無釋義或釋義簡單、又鮮例證，故少引用或於正文中連帶提及；其他地區文獻不如上述地區豐富，亦得引用有本字、無釋義或釋義簡單者）；同地區刊出相同本字、或無本字、後來出版但釋義比較周全的文獻，或者刊出不同本字的文獻，仍引用一次；不同地區因為至少需要一條語料，可能引用與其他地區刊出相同本字文獻的語料；凡引用文獻依出版年代排列順序。至於閩南及其他方言登載本字考證的文獻，若內容無大差異，也只引用早先出版者。

《普閩典》438「錁 kho˃」「觸著凸起的東西覺得不舒服或受傷；硌：~手 kho˃˂tshiu|頭～著˂thau kho˃、tioʔ……」

《閩南典》140「靠 kho˃」「因碰觸到凸起或堅硬的東西等而不舒服或受傷……」

《閩南漳典》366「谺 kho˃」「1. 船隻擱淺…… 2. 碰傷……」

A.〔2〕《潮正集》120「谺kho˃」

B. 文讀kho˃指「田地或作物水少、乾燥；以日光乾燥物；食物煮至乾燥或爛」

B.〔1〕《臺日書》261-3「焙 kho˃水˂tsui」「水不足。旱魃。稻 tiu˃仔˂a 若˂nã 有 u˃——較 khaʔ˗沒 bue˃成˂siŋ 熟 siok˗˃、粟 tshik˗˃較 khaʔ˗˃有 phã˃=稲ガ水不足ダト實ラズ籾ガ 粃 ニナル。」

《臺日典》（上）483-1「焙 kho˃」「水分あるものの水が引く。水を吸ふ。……飯 pŋ˃（濆）燜 bun˃熟 sik˗˃著 tioʔ˗˃一俾 hɔ˃伊˂i（乾）焦˂ta＝飯が焚けたらば水を引かせなさい。 此 tsit˗˃坵˂khu 田˂tshan 較 khaʔ˗˃（賢）勢˂gau 一水＝この田はよく水を吸收する。」487-1「焙 kho˃（乾）焦˂ta」「水を干かせる。乾す。田˂tshan 著 tioʔ˗˃先˂siŋ——即 tsiaʔ˗˃犂˂lue＝田は先に水を干かせてから鋤く。」

《臺漢典》（1）1231「燉薨 kho˃」「kho˃日 dʑit˗˃，以日光乾物也。」同書（1）1231「熇焙燻焐 kho˃」「kho˃鼎˂tiã，把食物置鼎（鍋）中，利用其餘熱使其乾燥也。」

B.〔2〕《潮州方言》27「□kho˃」，48、註89「kho˃ 東西煮熟後，把烈火除去，剩下微弱的火，使其變爛。」

C. 白讀khua˃指「船擱淺；擱置；倚靠或被倚靠之人或物；靠在硬物或緊物中不舒服」

C.〔1〕*Dg*280「谺 khua˃」“to run aground.”如「谺 khua˃礁˂ta」“to ground on shallows.”

*Dg*280「靠 khua˃」“to lean; to rest on; to recline; to lay down a thing steadily.”如「靠 khua˃折 tsiʔ˗˃」“to break accidentally by pressing on a thing.”[16]

16 *Dg*282 漳州「靠 khuɛ˃」=廈門「靠 khua˃」,「靠 khuɛ˃下 hɛ˃」“to lay down, as a thing.”。

《普閩典》438-439「𢫬 khua˃」「船著沙不能行；船擱淺……1. 靠：～岸 khua˃huã˃|～壁 khua˃ piaˀ˃。2. 擱置；放置：～赫久 khua˃hiaˀ˃˂ku（赫：那麼）|……|～佇桌頂 khua˃ti˃toˀ˃˂tiŋ（放在桌上）|～甲無去 khua˃kaˀ˃˂bo˙khi（擱丟了）。3.被倚靠的東西：手～˂tshiu khua˃|骹～˂kha khua˃……」

C.〔2〕《潮正集》122「𢫬 khua˃」

《海豐典》39「艐 khua˃」「擱淺：~沙|這件事科~恁，無辦法去做……」

《新潮汕典》189「挂 khua˃」「放，靠，讓身體的一部分重量由別人或物體支持著不讓落下或讓休息」

《海豐典》39「靠 khua˃」「身體某一部位靠在硬物上：頭~在石部頂|手科~去到條裂手靠上去劃了條裂縫」，如「靠 khua˃（腳）骹˂kha」「腳穿小鞋時不舒服的感覺」

D. 白讀khua˃指「食物煮至乾燥如粉狀或爛」

D.〔1〕*Dg*280同安「鬆˂saŋ□khua˃□khua˃」“well cooked and mealy.”

《臺漢典》（1）1237「化khua˃」「鬆˂saŋkhua˃khua˃，食品如餅類之鬆脆狀也。khua˃相當於化。即棉花糖入口便化之意。」

D.〔2〕《潮州詞匯》269「掛 khua˃」「已熟的東西在鍋裡讓微火煨著」，如「菜 tshai˃……孬˂mo 家˂ke※khua˃（到）遘 kau˃□khaˀ˃糜˂mi.〔菜……不可被煨得太爛.〕」

3.1 閩南語二「候選本字」:「𢫬（艐）」、「溘（溘）」

閩南A.-D.方言詞是一連串如七巧板般拼合的結果。首先，A.〔1〕《閩南漳典》合「𢫬kho˃（船擱淺）；靠（或錁）kho˃（碰折，碰傷）」爲「𢫬kho˃」；C.〔1〕《普閩典》合「𢫬khua˃（船擱淺；擱置），靠khua˃（倚靠或被倚靠之人或物；靠在硬物或緊物中不舒服）」爲「𢫬khua˃」，C.〔2〕諸條亦當如此；A.與C.又是文讀kho˃：白讀khua˃（A.〔1〕「𢫬kho˃折tsiˀ˂」、C.〔1〕「𢫬khua˃折tsiˀ˂」並且正好形成對比）。[17]其次，B.（田地或作物水少、乾燥；以日光乾燥物；食物煮至乾燥或爛）與D.（食物煮至乾燥如粉狀或爛）義近，應該也是文讀kho˃：白讀khua˃。（下文逐步討論音義上A.-D.或可能屬於一個本字。）

因無法確定漳州果然是-uɛ，或受「下」-ɛ影響、-ua＞-uɛ，所以暫不計此音讀。

17 《泉州志》108「靠 kho°」「～水（壓水）」；此「靠」本字果為「靠」（倚靠壓水設施以壓出水）、或為「𢫬」（碰觸壓水設施以壓出水），疑不能決。

如果單看C.，有兩個「候選本字」——

（1）「盜（溘）」（曹先擢等1999：202「盍」「本作盍 ，…隸變爲盍。」）：《廣雅詁林》卷四下〈釋詁〉「盜，依也。」《博雅音》苦合切。王念孫《疏證》「盜者，《廣韻》音口荅切，至也，依也；又苦蓋切，船著沙也，義與依亦相近。」是「盜」若作本字，於古有很好的書證。「溘」《十韵彙編》《唐五代韻書集存》所收《切三》（S2071）合韻口荅反「至」，蔣斧藏本《唐韻》「至也，安也」，《廣韻》口荅切「至也，奄也，依也」；又《廣韻》泰韻苦蓋切「船著沙也」，早期韻書無此音。泰韻溪母苦蓋切與閩南白讀C.義合（詳§3.2），音亦合（古溪母、泰韻對應今kh-、陰去、白讀-ua，見楊秀芳1982：50-51、296、332、378-379、381，徐芳敏1991：384-385，徐芳敏2003：26、28）。

（2）「嗇（艐）」：大徐本《說文》「艐，船著不行也；从舟㚔聲，讀若莘。」子紅切。段《注》本「著」作「箸」、又據《廣韻》引《說文》於「箸」下增「沙」字；段《注》「〈大人賦〉張揖《注》曰『艐，箸也』，尸部『屆，行不便也』，郭注《方言》云『艐，古屆字』。按〈釋詁〉、《方言》皆曰『艐，至也』，不行之義之引申也。」《廣韻》「艐」東韻子紅切、怪韻古拜切、箇韻口箇切，無作「嗇」者。《集韻》三切全同，僅反切上下字或異；前兩切仍作「艐（或䑛）」，口箇切始云「艐，船著沙不行也，或作嗇。」然何以从東部㚔聲之「艐」，漢代讀若从之部宰聲之「莘」（大徐《說文》阻史切，段《注》增子亥切），古代何以通古拜切（《廣韻》僅此切；《集韻》作居拜切，異體字「屆」黠韻訖黠切「至也」）之「屆」，何以又音口箇切，均費解。[18]此處只討論與本文主旨相關的箇韻一讀，此讀當屬上古歌部，今標目字取从歌部「可」聲之「嗇」，「艐」附於後。箇韻溪母口箇切「嗇」與閩南白讀C.義合（詳§3.2），

18 《玉篇》無「嗇」，有「艐，祖公切，船著不行也；又音屆，至也。」〈《說文解字》讀若音訂〉云：「許君讀『艐』如 tsɪəg＞tsɪəg，蓋方音。〔『艐』或音『屆』、音『界』、音『介』，皆譌。……『艐……』……『屆……』……義相近而音不相通。《方言》一：『艐，至也，……宋語也。』《爾雅・釋詁》『艐，至也』，孫炎云『艐，古屆字』，為始作俑者。郭璞注《方言》即本此語。……其後顏師古『艐』音『屆』……，司馬貞誤引孫炎『古界字也』……，裴駰引徐廣音『介』……。無不厚誣揚、許。段注乃於『讀若莘』下注云，『此音與子紅為雙聲，與屆亦雙聲，漢時語如此』，無乃向壁之談。各家惟朱駿聲得之。『按㚔㚔聲隔，屆義非屆音也。孫、郭失之。』韋按徐廣更失之。〕『艐』tsoŋ 與『莘』tsɪəg 或為一音之轉，所不敢必。」〔謹案：「注云，」後原缺「『 」，今補；「失之。」後原有「 』」，今挪至「韋按」前〕（陸志韋 1999：305）筆者也作了一些推測，詳§5（3）（4）。

音亦合（古今聲母、聲調對應已具（1）注，古歌哿箇韻今白讀-ua亦見徐芳敏1991：384-385）。

3.2 由文讀白讀音韻對應取「嵇（艐）」捨「溘（溘）」

§3.1（2）「嵇」又與閩南文讀A.義合（詳下文），音亦合（古今聲母、聲調對應已具§3.1（1）注，古歌哿箇韻今文讀-o見楊秀芳1982：142-143、311、341、451）。或許就是基於§1（2）基本假設，本章A.〔1〕*Dg*（以及*Dg*之前的《十五音》3/73高韻上去聲告字韻去字母「嵇（轉寫成國際音標即kho˃），舟著沙不能行」）、C.〔1〕*Dg*（以及*Dg*之前的《十五音》4/71瓜韻上去聲卦字韻去字母「嵇（轉寫成國際音標即khua˃），船著沙不能行也」）已經定「嵇」爲本字；[19]「『嵇』文kho˃：白khua˃」也可能是相傳的舊說舊音（舊說舊音參見§1註2）。

§3.1（1）「溘（溘）」引《廣雅疏證》云：口荅切、苦蓋切兩同源詞指「依」以及義相近的「至，船著沙」，加上《唐韻》「安」。循著「溘（溘）」的路數，§3.1（2）「嵇（艐）」「船著沙不行」引申「至」，也得與「依，安」相近；加上「船著沙不行」表示水淺少而乾，明代四川人楊慎（1488-1559年）《俗言》「乾艐」條：「艐，舩著沙不行也，口箇切。按諺云『乾艐』，若今小硬物挺足挺背曰『艐』。……」似指當時俗稱「船著沙不行」爲「乾艐」，引申成「小硬物挺足挺背曰『艐』」——都可以恰當解釋閩南文讀 A.、白讀 C.本義、引申義。[20]閩

19 《十五音》瓜韻「嵇」原文上半截漫漶不清，無「唎」、存「少」，「少」上方又似衍不甚清晰之「也」字。

20 《俗言》原文語意不甚明朗：「乾艐」究為「船著沙不行」或為「小硬物挺足挺背」，從原文得不到確定的答案；但「若今小硬物挺足挺背曰『艐』」這句話很清楚，不會引起疑惑。

明末清初四川人李實（據《蜀語校注》今人冉友僑撰〈前言〉，生卒1598-1676年）著《蜀語》。《漢方言典》（5）「本詞典引用古今語言文字類文獻目錄」頁29《蜀語》是「叢書集成初編・語文學類」版本。《漢方言典》（1）183「乾艐」條〔謹案：「乾」原作簡體字「干」〕引《叢書集成初編》本《蜀語》原作「舟著地曰嵇，音珂去聲。俗言～，船著沙不行也。艐，口箇切。嵇、艐音同，讀若課。」然「俗言」當改作「《俗言》」，現在重新標點如下：「舟著地曰嵇，音珂去聲。《俗言》『～，船著沙不行也。艐，口箇切。』嵇、艐音同，讀若課。」（此條《蜀語校注》本頁129僅作「舟著地曰嵇〇嵇，音珂去聲。」）《蜀語》既然概括引用（而非逐字逐句引用）《俗言》原文，表示《蜀語》認為《俗言》的「乾艐」就是指「船著沙不行」，此與本文的推測相符；且明末清初四川方言仍有「艐（嵇）」一詞，指「舟著地」。

民國年間四川《雲陽縣志》卷十五〈禮俗下〉「船擱淺曰嵇」云：「《蜀語》『舟著地

南文讀 B.、白讀 D.（音與文讀 A.、白讀 C.全同，是以古今語音對應無問題）又將之引申到「田地或作物水少、乾燥」、「以日光乾燥物；煮食物至乾燥或爛」。

3.3 由文讀白讀音韻對應排除其他前人所擬本字

A.-D.文-o：白-ua對應並且排除在A.、C.、或B.當中糾纏的「靠」、「焙」（《集韻》号韻口到切「熇，焐也」、或體「焙」；段《注》本《說文》「熨，灸火乾肉也」，段《注》「焐即熨字」），此二者皆中古效攝字，效攝閩南無文-o：白-ua（楊秀芳1982：141-142、309、310、340、341、447-451）。另外，A.「錁（漢語拼音kè）」指「錁子，小塊的金錠或銀錠」（曹先擢、蘇培成1999：292）、《集韻》古火切「車膏器」、苦瓦切「帶具」，義皆遠；A.「熽」《廣韻》《集韻》入聲覺韻、錫韻二切，A.「薧」《廣韻》上聲皓韻、《集韻》平聲豪韻、上聲皓韻（惟《廣韻》皓韻注明「薧里字音蒿」，即等於又音豪韻一讀），A.「燻」《廣韻》《集韻》上聲皓韻一切，A.「熥」《廣韻》《集韻》東韻、送韻二切，音皆遠；C.D.「挂（掛）」《廣韻》「懸挂；又剛挂，弩矢鏃名」，義亦不近；D.「化」之義僅能解釋D.〔1〕《臺漢典》條，無法解釋其他各條。

4 閩南語本字「沓」或「疊（疊叠）」文讀、白讀音韻對應

A. 文讀「□tap˨˩滴ti˨˩˦」指「miscellaneous；血流貌」

A.〔1〕*Br*220「□tap˨˩滴 ti˨˩˦」“miscellaneous; said at close of a list of articles, ‘and so on’.”

《臺日典》（下） 49-3「沓 tap˨˩滴 ti˨˩˦」「一.面倒（めんだう）。五月蠅（うるさい）。手數（てすう）。水˧˥sui 牛˨˩˨gu 肉 ba˨˩˦灌 kuan˧˥水˧˥tsui——＝水牛（すゐぎう）の肉（にく）に水（みづ）を 注（ちゅうにふ） 入（やう）した様（したた）に 滴（ものる）、非 常（ひじゃう） に面倒（めんだう）なる意（い）。二.こざこざ。——的˨˩˨e 物 mi˨˩˦＝こざこざした物（もの）。——工˨˩˨kaŋ＝こざこざした仕事（しごと）。」

曰谮，谮音珂去聲。升庵《俗言》「乾艘：船著沙不行也；艘，口箇切。」谮、艘音同，讀若課。』」（朱世鏞 1935：620）與《漢方言典》所引《蜀語》大同小異；是幾十年前的四川雲陽仍謂「船擱淺曰谮」。

A.〔2〕〈四個閩南〉929揭陽「□tap˨˧□tiʔ˥˩」「血流貌」

B. 文讀thap˨˧（或thak˨˧）指「紛至沓來；（一）沓（紙）」

B.〔1〕《泉州志》148「沓thap˨˧」「紛至～來」

B.〔2〕《龍岩市志》821「沓thak˨˧」「一～紙」

C. 白讀「□taʔ˨˧骨kut˥˩實sit˨˧」指「well-behaved」；taʔ˨˧指「重複；雜沓」

C.〔1〕*Dg*470同安「疊疊taʔ˨˧骨kut˥˩實sit˨˧」"well-behaved."[21]

C.〔2〕《潮十八音典》52「沓taʔ˨˧」「多，重複：雜沓，紛至沓來」

D. 白讀thaʔ˨˧（或tha˨˧、ha˨˦、˩˥tha）指「重疊；（一）沓（紙）」

D.〔1〕《渡江書》46嘉韻下入聲伽字韻他字母「匒（轉寫成國際音標即thaʔ˨˧）」「重疊」，「疊（轉寫成國際音標即thaʔ˨˧）」「仝上」

D.〔2〕*Dg*536「疊 thaʔ˨˧」"to pile things one above another, to build up a house one story higher; a pile, as of books, &c.; laid or put on in addition; to excel others."《普閩典》750「沓 thaʔ˨˧」「重疊；疊：~懸 thaʔ˨˧˨˧kuaĩ（疊高）。」

D.〔3〕《龍岩市志》810「沓tha˨˧」「一～紙」

D.〔4〕《潮州詞匯》542「疊 thaʔ˨˧沙˨˧sua□˨˧me」「疊蜻蜓（騎膊馬）」

D.〔5〕《海口典》45「沓ha˨˦」「1. 疊起；摞起；一層加上一層：~冊把書一本一本地摞起來 2. 量詞，用於重疊起來的東西（一般較厚）：一～冊（紙、板、椅）」

D.〔6〕《海康志》65「疊˩˥tha」「~羅漢」

4.1 閩南語二「候選本字」:「沓」、「疊（疊疊）」

首先確定A. tap˨˧與B. thap˨˧、C. taʔ˨˧與D. thaʔ˨˧僅聲母不送氣、送氣之異，又義極近，所以是同一方言詞的兩個文言或白話音讀；正如同閩南˨˧piã與˨˧phiã是「平」、˨˧tio與˨˧thio是「跳」、˨˧tɯ與˨˧thɯ是「鋤」、˨˧tui與˨˧thui是「槌」、˨˧tsun與˨˧tshun是「存」、˨˧kɔ與˨˧khɔ是「糊」、˨˧kiŋ與˨˧khiŋ是「窮」、kiat˨˧與khiat˨˧是「渴」兩個音讀（李如龍1996a：87、88）。

C.、D.有「疊（疊疊）」、「沓」兩個「候選本字」（D.〔1〕「匒」義、音均

21 《廈門音系》216「疊 taʔ˥˩」，未註明其意義；目前不清楚 taʔ˥˩為 C.taʔ˨˧、D.thaʔ˨˧之訛、或 thaʔ˥˩（本字「䭾」，詳§4.2（3）-（6））、或其他字之音讀？又《臺灣記略》45「□tha˨˦」「重疊起來」或為同書 69「沓 thaʔ˨˧」「重疊在一起」之變讀？皆暫闕疑。

不甚穩妥，詳§4.2 註 29）。先說「疊（疊叠）」：C.〔1〕*Dg* 於「叠疊 taˀ˨」詞項註明同安「叠疊 taˀ˨骨 kut˧實 sit˨」＝「叠疊 thiap˨骨 kut˧實 sit˨」。復檢 *Dg*444「實 sit˨」詞項，「叠疊 thiap˨實 sit˨」“neatly put up; neatly laid in order; not taking up too much room, as *multum in parvo*; well-behaved.”、泉州及同安說「叠疊 thiap˨骨 kut˧實 sit˨」“well-behaved.”、同安又說「叠疊 taˀ˨骨 kut˧實 sit˨」“id.; very proper and regular in behaviour; honest; quiet and not fond of display.”——*Dg* 似因「叠疊 thiap˨（骨）實」與「叠疊 taˀ˨骨實」互通，遂以 taˀ˨本字爲《說文》「疊（或作疊）」（曹先擢等 1999：112 轉引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作「叠」）、《廣韻》咸攝四等怗韻徒協切；等於說「疊（疊叠）文言音 thiap˨：白話音 taˀ˨（按照本文的整理分析，還能加上 thaˀ˨）」。

然而，李如龍先生認爲「沓 thaˀ˨」是閩語二級特徵詞之一（李如龍 2001：310、no.92）。[22]加上 A.「沓 tap˨滴」[23]、B.「沓 thap˨」等的「沓」在《廣韻》咸攝一等合韻徒合切「重也，合也，又語多沓沓也；又虜複姓，《後魏書》『沓盧氏』後改爲『沓氏』。」[24]《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沓』爲

22 李先生〈福州方言本字考〉謂福州 thaˀ˨指「叠起」的本字為「䞣」（李如龍 1996c：199）。「䞣」《廣韻》合韻他合切，現代當對應陰入、非陽入；福州 thaˀ˨本字仍以「沓」為佳（均詳本節下文及§4.2）。

23 A.〔1〕「沓 tap˨滴 tiˀ˧」當係「累積重疊點點滴滴」義，所以指“miscellaneous”、「面倒（めんだう）」、「こざこざ」、「血流貌」等義。《瓊北閩語詞匯研究》承襲李如龍先生選定的 200 個閩方言特徵詞，討論它們在廈門、潮汕、瓊北地區的表現；no.92「沓 thaˀ˨」項下列出廈門講「沓滴」、意思是「一點兒」（符其武 2008：107-108）。惟筆者檢 *Dg*、《普閩典》、《閩南典》、《閩南漳典》、《廈門典》、《臺日書》、《臺日典》、《臺閩典》、《臺漢典》，均未見「沓 taˀ˨滴 tiˀ˧、沓 thaˀ˨滴 tiˀ˧」，只見若干書中記錄「沓 tap˨滴 tiˀ˧」（即 A.〔1〕）。閩南是否有「沓 taˀ˨或 thaˀ˨滴」，俟續求索。
《潮汕方言詞考釋》「溻 tap˧滴」是「水往下滴的樣子」（李新魁、林倫倫 1992：234）。《閩南典》569「沓 tap˧滴 tiˀ˧」「1.一星一點。2.〈廈〉比喻愛招惹事情或愛多管閑事……。」不確定此「溻 tap˧」為「沓 tap˨」變讀、或即「溻 tap˧」字。

24 《廣韻》「沓」一切；《集韻》另合韻託合切「行擊鼓也」〔謹案：影宋本作「記合」，宋刻本作「託」，皆「託」之訛；《集韻考正》卷十、二十七合「……託合切…… 案：託譌从毛，據宋本及《類篇》、《韻會》正。……」〕，與此處討論的方言詞義不相干。惟閩南「沓」似有 tap˧一音：《臺日典》（下）50-1「沓 tap˧盧˨lɔ」為「姓」，當即《廣韻》徒合切所云「虜複姓『沓盧氏』」；49-2「沓 tap˧頭˨thau 沓 tap˧尾˩be」「こざこざした仕事（しごと）などを面倒（めんだう）を見（み）て片附（かたづ）ける。處理（しょり）する。取纏（とりまと）める。」又可讀 49-2

『重叠、累叠』之義，可作動詞、形容詞，也用爲量詞。」（江藍生 1988：192）[25]「沓」也有資格擺出「文言音 tap˨˩與 thap˨˩：白話音 taʔ˨˩與 thaʔ˨˩」的架勢（古今聲母、聲調、白讀韻母對應詳下段；文讀閩南廈、漳、泉、潮咸攝合韻韻母-ap 見楊秀芳 1982：118-120、343、313、476-477，龍岩-ap 一部分維持原樣（如《龍岩市志》815-816「答搨塌納」）、一部分變成-ak（如《龍岩市志》821「答踏獵」））。

簡言之，「疊（疊叠）」、「沓」語音上合適（皆古定母、入聲得對應閩南 t-或 th-、陽入調，見徐芳敏 2003：25；閩南白讀韻母-aʔ得分布於宕、梗、山、咸攝一或二三四等，見徐芳敏 1991：490-492；《廈門研究》182 廈門等地-aʔ得對應龍岩-a；海口 h-、-a、陽去得對應其他閩南語 th-、-aʔ、濁入，見劉新中 2006：107、226、143、171；中古合韻、陽入得對應海康話（即雷州話）-a、陽上，見《雷州研究》136、154、155），意義上也都合適。國語（普通話）及其他方言又兩用「疊（疊叠）」「沓」：國語（普通話）當然說「疊（疊叠）」，《古今字音對照手冊》「沓ㄉㄚˊ（漢語拼音 dá）」用於「一沓子」（丁聲樹、李榮 1966：3）。官話方言山東話「沓子」「叠子」兩可（《山東典》493）。關中地區「沓（漢語拼音 tà）」[26]「薄而平面的東西，重叠堆放。如說『把三張報紙沓在一塊』。也可作量詞用。如說『一沓票子』。」（景爾强 2000：306）吳方言「沓口〈名〉叠在一起的口。指呂姓。」（《明清吳典》105）寧波話量詞常用「沓」、少用「疊」，動詞用「疊」、也用「沓」：如「沓攏」是「散開的報紙、薄片等聚集疊合在一起」，[27]「沓 dɐʔ˨˩ 量詞：一～紙頭|一～鈔票」，[28]「叠 diɐʔ˨˩叠 diɐʔ˨˩炮 phɔ˧˥ 下象棋時，兩炮占據同一直綫，後炮以前炮爲炮架子攻擊對方的陣勢」

「沓 tap˨˩頭沓 tap˨˩尾」；49-2「沓 tap˨˩滓˦˧tai」「一、詰らぬ事の為に面倒な。五月蠅い。手數。……二、不吉な。けちが附く。番が惡い。……」

25 《集韻》「沓」同切還有「墮，累土也」「嶞，足趾重也」「磴，《說文》『舂已復擣之曰磴』」「嶞，山重皃」「幢，帳上覆謂之幢」，均與「沓」同源。

26 註 24 已言中古合韻透母「沓」義不相干；「沓」讀漢語拼音 tà（而非 dá）者，仍對應中古合韻定母（唐作藩 1982：126，郭錫良 1986：4）。《漢字形義分析字典》：「沓」指「多，重複」讀 tà，「作量詞讀 dá」（曹先擢、蘇培成 1999：509）。

27 家母為寧波人，此承家母相告。

28 此詞項原文作「沓 dɐʔ˨˩（或 diɐʔ˨˩） 量詞：一～紙頭|一～鈔票。」然 diɐʔ˨˩實係「叠」之標音，原文應改作「沓 dɐʔ˨˩ 量詞：一～紙頭|一～鈔票。||或說『叠 diɐʔ˨˩』」但指厚厚一疊，必須說「沓」（亦承家母相告）。

（《寧波典》307、324）。粵方言廣州話「沓 tap˨˩、疊 tip˨˩」均作動詞、量詞（《廣州典》420、434）。

4.2 由「同源方言詞」取「沓」捨「疊（疊叠）」

閩南同或不同地區同一複合詞或詞組中地位相當、音相近的音讀，彼此間不必然是「相同本字」的關係。例如§3A.〔1〕「谿kho˥˧折」＝C.〔1〕「谿khua˥˧折」，本字「谿」；但§4.1引*Dg*「疊疊thiap˨˩（骨）實」，〈潮陽聲母〉58作「貼thiapʔ˨˩實」、指「踏實」。又如「月　廈geʔ˨˩/漳gueʔ˨˩/泉、同安göʔ˨˩」（徐芳敏1991：512）是下面（1）複合詞中「□」的同一個本字，但（2）「遘搭taʔ˨˩底」（徐芳敏2006：664、665）≠「遘徹thiat˨˩底」。

（1）*Dg*105「親˂tshin情˂tsiã五gɔ˥˧□geʔ˨˩（漳州gueʔ˨˩、同安göʔ˨˩）」“relations, connections, friends, and neighbours.”《臺日典》（下）224-1～224-2作「親˂tshin（成）情˂tsiã五gɔ˥˧月geʔ˨˩」

（2）*Dg*469「（夠）遘kau˥˧（□）搭taʔ˨˩底˂tue」“to the utmost extreme, as of distress.”＝*Dg*555-556「（夠）遘kau˥˧徹thiat˨˩底˂ti」“to the very bottom; to the utmost; quite thoroughly.”

所以，「疊疊thiap˨˩」不足以表明C. taʔ˨˩、D. thaʔ˨˩本字就是「疊（疊叠）」。同理，拿「沓A. tap˨˩、B.thap˨˩」來說明「沓C. taʔ˨˩、D. thaʔ˨˩」，也需要更多的支持。

既然從音、義兩方面都無法判斷「疊（疊叠）」、「沓」孰優孰劣。目前的辦法是訴諸「同源方言詞」提供的證據（「同源方言詞」指共同方言詞以外，彼此有同源關係的方言詞；如閩、客贛方言表示「乾、渴、酥脆」等義的同源方言詞「焦、醮，糟、膽」，詳徐芳敏 2006：669-673、§4）：下面（3）-（6）本字都是《廣韻》合韻他合切「䭾，積厚」。A.「沓 tap˨˩」、B.「沓 thap˨˩」與 （3）閩南「䭾 thap˨」、（4）客家「䭾 thap˨」音近、義通，應該具同源關係；C. taʔ˨˩、D.thaʔ˨˩與（5）閩南「䭾 thaʔ˨」、（6）吳語「䭾 thaʔ˨」也應該同源（（3）-（6）詳見徐芳敏同上：666-667、§3.3；以下節引自該文，並增加註 29）：

（3）《臺灣記略》71「䭾thap˨」「填補使積厚」

（4）《客通用典》100「䭾」「‹動›用鹽等重疊腌制（東西）」[29]

29 〈客家方言本字考〉謂客家釋「腌肉」的方言詞（即相當於本文（4）），揭西等地 thap˨

（5）*Dg*536如「（柴）樵$_{˨˩}$tsha（疊疊）䟽thaʔ$_{˥˩}$」“a square or hexagonal pile of timber, made by laying the pieces crosswise tier above tier.”

（6）《蘇州典》247「䟽thaʔ$_{˥˩}$貨hɔu$^{˥}$」「大量囤積貨物，待善價而沽」

A.-D.與（3）-（6）「䟽」同源、古漢語「䟽」又和「沓」同源（「䟽」从「沓」得聲，彼此音近義通故同源），加上「沓」本來就是 A. tap$_{˨˩˨}$、B. thap$_{˨˩˨}$的本字，所以「沓」比「疊（疊疊）」更適合作閩南 C. taʔ$_{˨˩˨}$、D. thaʔ$_{˨˩˨}$的本字。[30]

5 漢語方言比較研究中內部音韻對應的問題

5.1 漢語方言比較研究中內部音韻對應——漢語方言方言詞本字文讀、白讀音韻對應

§1引用羅杰瑞、游汝杰先生語，談到漢藏語或漢語方言比較研究中“cognates”（同源詞）與“phonological rules”（音韻對應規律）的關係。就漢語方言而論，同源詞（包括§1提到的共同方言詞和§4.2提到的同源方言詞）的音韻對應可以分成外部對應和內部對應。

或 thaʔ$_{˥˩}$本字為「罟」、長汀$_{˨˩}$ta 本字為「匒」（李如龍、張雙慶 1996：340、no.74）。「罟」《廣韻》合韻他合切「相罟罟，出《字林》」，《集韻》託合切「罟，罔也；一曰罟罟，覆也。」「罟」《廣韻》同韻烏合切「覆蓋也」，《集韻》遏合切「罟罟，覆也。」〔謹案：《集韻》應作「託合切」，已見註 24；宋刻本「一曰罟罟」，影宋本誤作「一曰署罟」；宋刻本「罟罟」，影宋本誤作「罟罟」。〕《廣韻》《集韻》「罟」均一見，與「䟽」同音；「罟罟」係疊韻聯綿詞、訓「覆」，與「䟽」訓「積厚重疊」相近似；且「罟」得單用、義仍近，但不確定「罟」在「罟罟」中能否抽離單用。客、閩方言詞本字寧取單音詞「䟽」，避免取聯綿詞第二音節「罟」（筆者曾撰小文，論及單音詞作本字似較聯綿詞其中一音節作本字為佳，因有時候不清楚古代聯綿詞其中一音節能否分開獨用，詳徐芳敏 2007：95-98、§4.1）。「匒」《廣韻》無，《集韻》合韻德合切「匒匒，重疊也」。「匒匒」又是疊韻聯綿詞，「匒」情形與「罟」類似；且據《客通用典》100 長汀音$_{˨˩}$tha、非$_{˨˩}$ta，所以長汀$_{˨˩}$tha 本字仍「䟽」、非「匒」（《客贛報告》6、162、189 古透母、清入聲對應長汀 th-、陽平，「䟽」入聲透母對應$_{˨˩}$tha 正好；「匒」入聲端母對應$_{˨˩}$tha 有些扞格）。

再者，D.〔1〕引《渡江書》「匒 thaʔ$_{˨˩˨}$」，「匒」古端母應對應今 t-、非 th-、今陰入、非陽入，「匒」非 D.〔1〕thaʔ$_{˨˩˨}$本字。

30 過去筆者博士論文收錄「疊 thaʔ$_{˨˩˨}$」（徐芳敏 1991：308、490），應改作「沓 thaʔ$_{˨˩˨}$」。

借助於同一大方言的姊妹方言（此處爲泛稱；惟下文加上引號的「姊妹方言」有其特殊意義）、至少兩種大方言的不同方言的共同方言詞、或同源方言詞，有利於找到本字（李如龍1996b：102，劉鎮發、許惠玲2001：186-187，王福堂2003：291、§3.1標題，徐芳敏2006：669-673、§4）。「不同方言間共同方言詞彼此構成橫向的語音對應」是方言詞外部對應。[31]本文藉§2-§4三個案例，從方言詞內部「文讀：白讀」（楊秀芳1993：823「文白異讀一定指相同語位的不同讀音」）角度切入，希望探索本字或本字考證與「文讀：白讀內部對應」——§1（1）經驗法則、§1（2）基本假設——相關的種種問題。

在一般情形下，漢語共通語的字詞、漢語方言已知本字或尋覓到本字的方言詞，均以《切韻》音系爲參照系統、使用《切韻》音系韻書記載的反切，常常是「一字詞，一反切；若有文讀、白讀，也只對應同一反切」，一字詞有至少二反切者，或「義異，反切亦異——不同義的字詞各自對應一義同義近、音韻地位相當的反切」，或「反切彼此聲母、韻母、或聲調不同——不同音讀的字詞各自對應一音韻地位相當的反切」（翻開丁聲樹、李榮1966《古今字音對照手冊》，十之八九皆然）。少數狀況是在古文獻或今方言中發現韻書未收、或後起的音讀，仍然要納入《切韻》音系中、安頓好音韻地位，就像《湖北報告》26的辦法「遇《廣韻》音系無地位的字，則設法寄存。」（例如此書27「埠——『商埠』，讀同『步』，《正字通》云『埠同步，船舶埠頭』。唐宋詩文皆用『步』字。……」「耍——『玩耍』，新字，讀如『山瓦切』。」又如李榮1985a：40-41舉出許多南方方言當「莖」講的方言詞，從音讀判斷音韻地位爲中古梗韻「梗」的合口。）因爲來源一致，所以文讀與白讀音韻地位常常相當，§1（1）、§1（2）漢語方言的經驗法則、基本假設常常能夠成立。不過我們仍然要問：經驗法則或基本假設究竟明說或暗示了什麼？有沒有失靈的「例外」？當「例外」顯示出某些缺失，應如何加上一些補救辦法，使它們更形可靠？

31 同源方言詞或許也有助於闡釋外部對應，筆者曾提出未來值得探究的問題（徐芳敏 2006：678）：

> 一、各方言寫成同一個字的共同方言詞（狹義）、和寫成同或不同字的同源方言詞，是否容許都算作共同方言詞（廣義）。二、假設至少兩個方言除了共同方言詞多、同源詞也多，是否可以推測這些方言關係更加密切。三、假設至少兩個方言某（些）音類（聲母、韻母、或聲調）經常出現共同方言詞或同源詞，是否表示這些方言的音類在層次上關係更加密切——方言間層次對應當然以語音的對應為第一優先，再加上詞彙的對應（共同方言詞、同源詞），是否更增強論證的力量。

5.2 漢語方言「大」文讀、白讀音韻不甚對應

§2「大」至遲在東漢時期，漢語共通語就可能泰韻徒蓋切、箇韻唐佐切兩讀並存。兩讀都經歷至少近兩千年的歲月，一定在許多地方留下各自的痕跡。果然，除了黃河流域北方話箇韻唐佐切用於「大小」、泰韻徒蓋切用於「大夫」；南方方言（容或加上西南、江淮官話）白、或文白不分的音讀當對應徒蓋切、唐佐切，各家意見不一、結論亦似「或歸屬徒蓋切，或歸屬唐佐切，或不確定」。閩方言——以閩南方言爲例——文言音唐佐切、徒蓋切兩可；白讀ua韻母是最古老的層次之一，卻無法判斷它的歸屬。所以，「大」成了§1（1）經驗法則的「例外」。

怎麼會遇到這些困境？因爲，首先是不清楚徒蓋切、唐佐切的「來龍」：它們誕生於古代哪個（哪些）方言——可以設想兩種狀況：（1）東漢以前，不知道什麼原因，使用徒蓋切的方言其徒蓋切變讀成唐佐切（此設想類似§2.1引俞敏先生之言；§2.2第二段引《湖北報告》，恐怕也蘊含「徒蓋切『本音』，讀成歌或麻韻『變音』」之意）；對於本方言或其他方言來說，徒蓋切較老、唐佐切較新。或者，（2）東漢以前，其他方言獨立發展出歌部唐佐切一音；對於原用徒蓋切方言來說，徒蓋切白讀、唐佐切文讀，對於其他方言來說，唐佐切白讀、徒蓋切文讀。其次是不清楚它們的「去脈」：傳播到哪個（哪些）方言？又如何散佈到南方，成爲各方言的白讀或文讀？

5.3 從閩南方言取「㝵（艐）」捨「盜（溘）」、取「沓」捨「疊（疊疊）」看文讀、白讀音韻如何對應

§3.1 閩南兩個「候選本字」的來歷，也有兩種可能：（3）「盜（溘）」與「㝵（艐）」原係一字——上古葉部「盜（溘）」（對應於《廣韻》口荅切）**-ab，轉變爲祭部陰聲**-ab＞*-ad（參見董同龢 1948：57-60、尤其 59），再經歷*-ad＞-ai，折合反切是泰韻苦蓋切「盜（溘）」。古代某（些）方言由祭部陰聲又轉入歌部*-ad＞-a（或直接由葉部轉入歌部**-ab＞-a？），折合反切是箇韻口箇切。（4）「盜（溘）」與「㝵（艐）」沒有同源關係，兩者中古均溪母、義同近是偶然巧合。無論（3）（4），口箇切此讀因「音與字脫節」，不清楚本字爲何，遂借用子紅切、古拜切義同或近的訓讀字「艐」；後來才造出「㝵」字。[32]

32 〈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同義字互相替代可以說是訓讀。日本使用漢字，有音讀，有訓讀，訓讀是很常見的。……『㝵』或『呆』讀 dāi，用作傻、不聰明講，是《廣韻》咍韻丁來切『㝵』的訓讀字。『呆』讀 ái；用作傻、不聰明講是《廣韻》咍韻五

然而一旦認定閩南文讀、白讀對應上了（尤其§3前人先拼合A.文kho˃：C.白khua˃，本文又拼合B.文kho˃：D.白khua˃，這是雙重對應），文讀kho˃音韻地位是中古箇韻口箇切、本字「㝡（艐）」，白讀khua˃就跟隨它；並且否定「盜（溘）」。從§3觀察§1（2）基本假設，更看清楚它背後隱約衍生的意涵：

（5）若白讀有至少兩個「候選本字」，因爲傾向於相信「文讀源自古代某（些）方言，白讀就會有比較大的機率也源自這（些）方言或和這（些）方言相交流接觸的方言」，所以文讀、白讀音韻地位、本字完全相同；並且捨棄和文讀無音韻對應的其他「候選本字」。——前人所云「古代『姊妹方言』『不同的語音表現形式』形成『同源』的文讀、白讀」（徐通鏘1991：353、350），或許既指稱音韻地位相當的關係，又指稱古代源頭方言相同或相交流接觸的關係。

§4即使認定閩南文、白讀對應上了，仍然還有「文『沓tap˕、thap˕』：白『沓taʔ˕、thaʔ˕』；文『疊（疊叠）thiap˕』：白『疊（疊叠）taʔ˕、thaʔ˕』」兩種可能。由於閩南、其他方言的同源方言詞「鰨thap˖、thaʔ˖」和「沓」同源，最後選定「沓」。這意味§1（2）基本假設必須增加輔助的辦法：

（6）如果有本方言或其他方言共同方言詞或同源方言詞幫忙，文讀、白讀就會有比較大的機率選定音韻地位、從而選定本字。等於說：若文讀、白讀內

來切『歁』的訓讀字。《切韻》屑韻收『凸』字，洽韻收『凹』字，引起王仁昫的批評。這兩個字方言的讀音常常對不起來，就是因為訓讀的緣故。『凸』讀 tū，相當於《切三》沒韻『宊，宊出，他骨反。』……《廣韻》在沒韻陀骨切下又收有『凸，凸出皃。』『凹』讀 wā 相當於《切三》麻韻的『窊，凹，烏瓜反。二。洼，深。』『凹』讀 āo 相當於《切三》肴韻的『𩒨，頭凹，於交反。』《廣韻》於交切小韻還有三個字跟凹的意思有關：『坳，地不平也。窅，深目皃。眑，面目不平。』」（李榮 1985b：125；李榮 1987：86 文字幾全同）

所謂「王仁昫批評《切韻》」是指王仁昫批評《切韻》屑韻、洽韻「凸、凹」兩訓讀字兼俗字：《切三》（S2071）屑韻徒昊反（與「姪」同音）收「凸，高起」〔謹案：「凸」原誤成「亞」〕，《王一》（P2011）徒結反「凸」字云「陸云『高起』；字書無此字，陸入《切韵》，何考研之不當！」《切三》洽韻與洽反「凹，下，或作答。」〔謹案：《十韵彙編》本「答」，《唐五代韻書集存》（上）頁 147 作「容」〕《王一》烏洽反「凹」字云「下，或作容，正作庣。案：『凹』無所從，傷俗尤甚。名之《切韵》、誠曰典音；陸采編之，故詳其失！」〔謹案：《十韵彙編》本「容」，《唐五代韻書集存》（上）頁.432 作「容」〕既然《切韻》已收錄訓讀字，本文推測「艐」為「㝡」的訓讀字，應不致流於虛構之談。

部證據不夠堅強，共同方言詞或同源方言詞外部證據可以補強。

5.4 結語：漢語方言文讀、白讀音韻對應的內部證據、外部證據、外緣歷史文化證據

不過，即使有§5.3（5）、（6）加持，白讀優先選擇、遵循文讀的音韻地位、本字，並且正確的機率比較大一些，恐怕仍無法完全排除「文讀來自於古代某音韻地位、是某本字，白讀來自於古代其他音韻地位、是其他本字」的可能。——至少目前還無法解決§2「大」的難題。其次，§5.3（5）進一步將「姊妹方言」釐定爲「古代相同或相交流接觸的源頭方言」，但目前無法證實在§5.3（5）「白讀有至少兩個『候選本字』」前提下，「姊妹方言」果然具備這些關係；更不清楚在一般文白異讀音韻對應無問題的情形下，文白讀是否均來自「姊妹方言」？除非未來漢語史、以及漢語方言史、方言區域史（丁邦新 1992）的研究能夠說明——以§2「大」爲例：徒蓋切、唐佐切的歷史，古代使用它們的方言（「姊妹方言」）和現代南方方言（以及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的傳承關係；我們才有更穩固的把握確定現代某（些）方言可能從古代習用徒蓋切或唐佐切的某（些）方言承襲來徒蓋切或唐佐切的文讀或白讀。[33]

33 漢語史的研究如：早期《切韻》系韻書以及《廣韻》《集韻》、《說文》音注、梵漢對音、域外漢字音……等文獻記載中，从祭部聲符（包括「大」）得聲的字其音韻地位（在祭部大本營泰韻、祭韻……，或在歌部大本營歌戈韻……）、或音韻表現（有韻尾或無韻尾……）如何？另一方面，从歌部聲符得聲的字其音韻地位、或音韻表現又如何？是否看得出祭、歌部交涉的若干綫索？至於漢語方言史、方言區域史的研究，《歷史語言學》對中古曾攝一等德韻、梗攝二等陌麥韻的討論是一個範例：「文白異讀的分布格局的基本特點是：黃河以北（北京、太原）和長江以南（蘇州以下各方言點）都有文白異讀，而黃河、長江之間的廣大中原地區沒有文白異讀；……文讀系統……都是梗二合流于曾一，舒、入都一樣，對應于沒有文白對立的方言系統。這種一致性就是引導梗二和曾一的發展方向的一種重要力量：文讀擴散波逐步滲入各地的方言，在競爭中逐步排擠和替代白讀，使語言從歧異走向一致。……梗二和曾一在南北兩邊都有歧異的文白異讀，而以黃河、長江（除下游外）為代表的兩河流域卻沒有或很少有文白異讀的現象。我們猜想文讀擴散波的發源地可能是在黃河流域和長江的中上游地區，它由西向東，向南北兩翼擴散，……各地方言的文讀系統可能是這一系方言隨著我國歷史上政治中心的東移（西安、洛陽、開封、北京、南京）而擴散開來的結果。」（徐通鏘 1991：385、388）此說雖有可商榷處（如發源地太廣泛，將來後續的探索必須更精密），但仍舊是「從大方向著手」的前瞻研究。

綜合上述，本字考證與「尋音——文讀：白讀內部音韻對應」的關係如下：

（7.1）在《切韻》音系韻書中，已知本字或求索本字的方言詞，一般大多數的情形其文讀、白讀音韻地位對應整齊；所以§1（1）經驗法則、§1（2）基本假設常常能夠成立。

（7.2）遇到少數如本文§3-§4稍微麻煩的狀況，必須強化以內部證據「一、拼合待考證方言詞『文讀：白讀音韻對應』，二、文讀本字即白讀本字；並且捨棄其他與白讀音、義相搭配的『候選本字』」、甚至外部證據「本方言或其他方言的共同方言詞或同源方言詞與待考證方言詞的同源關係」。

（7.3）遇到少數如§2「大」的狀況，如果漢語史、或漢語方言史、方言區域史能夠提供外緣歷史文化的證據，應該能夠（至少部分）理清現代方言究竟源自徒蓋切或唐佐切。另一方面，外緣證據也可以（至少部分）說明「姊妹方言」是否爲「古代相同或相交流接觸的源頭方言」。

無論（7.1）一般的情形或§2-§4比較麻煩的狀況，本字考證與「尋音」理想的方式是：（7.2）內部證據＋（7.2）外部證據＋（7.3）外緣歷史文化的證據。不過在漢語史、或漢語方言史、方言區域史沒有作到這麼細緻的研究之前，（7.2）內部證據＋（7.2）外部證據已經是非常好了——當然，§3-§4正巧有文白異讀內部證據、§4正巧有同源方言詞外部證據；如果沒有，（7.2）也無法運作。

引用書目

（一）古籍（包括今人注、釋、譯、輯佚、集成等著作）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收入《說文解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四部備要」本（1998）。

〔南唐〕徐鍇撰《說文繫傳》，收入同上。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新增部首檢字索引）》，臺北：文化圖書公司影印（1985）。

〔魏〕張揖撰，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北京大學文史叢刊第五種《十韵彙編》，北平：北京大學出版組（1936）。

周祖謨編《唐五代韻書集存》（上）（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臺一版）。

〔唐〕王仁昫撰，吳彩鸞書《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64）。

龍宇純《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8）。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全三冊），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日〕釋空海編《篆隸萬象名義》，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日本崇文院《崇文叢書》影印日本山城國高山寺藏鳥羽永久二年（1114年）傳寫本（1995）。

〔遼〕釋行均編《龍龕手鏡（高麗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高麗版影印遼刻本（1985）。

〔宋〕陳彭年等編，周祖謨校正，余迺永校著《互註校正宋本廣韻（校本）》，臺北：聯貫出版社影印清張氏澤存堂重刊宋本（1980）。

〔宋〕陳彭年等編《大廣益會玉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國字整理小組影印元刊本。

〔宋〕陳彭年等編《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張氏澤存堂本（1987）。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2005第2版）。

〔宋〕丁度等編《集韻附索引》（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述古堂影宋鈔本（1985）。

〔清〕方成珪考正《集韻考正》，爲丁度等撰、方成珪考正《集韻 附考正》之後半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薈要》本（1965）。

〔明〕楊慎《俗言》，臺北：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函海》本（1968）。

〔清〕李實著，黃仁壽、劉家和校注《蜀語校注：四川古代方言詞典》，成都：巴蜀書社（1990）。

（二）漢語方言文獻——先列簡稱，後列全稱

《十五音》　謝秀嵐編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廈門：會文堂石印本，臺北：武陵出版公司影印（1993）、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漳州方言韻書三種》。〔謹案：據王育德先生考察（王育德2002：162，173、註2），《十五音》出版於1818年；洪師惟仁先生則以爲「其初版年代可能早於1818年」（洪惟仁1993：2）。〕

《山東典》　董紹克、張家芝主編1997《山東方言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

〈四個閩南〉　董同龢1960〈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妙悟》　黃謙編1800《增補彙音妙悟》，道光辛卯年薰園版，臺北：武陵出版公司影印（1993）、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泉州方言韻書三種》。

《明清吳典》　石汝杰、宮田一郎主編2005《明清吳語詞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

《南昌典》　熊正輝編纂1995《南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客通用典》　羅美珍、林立芳、饒長溶主編2004《客家話通用詞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客贛比較》　劉綸鑫主編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客贛報告》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建甌典》　李如龍、潘渭水編纂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泉州志》　林連通主編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海口典》　陳鴻邁編纂1996《海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海康志》　蔡葉青編著，葉國泉審訂1993《海康方言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海豐典》　羅志海編纂2000《海豐方言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現代吳語》　趙元任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渡江書》　編者不詳，李榮序 清末《渡江書十五音》，清末鈔本，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影印（2003）。

《湖北報告》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台聯國風出版社重刊（1972）。

《普閩典》　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編1982《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廈門典》　周長楫編纂1993《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廈門音系》　羅常培1930《廈門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四，臺北：古亭書屋影印（1975）、爲《廈門音系及其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第一部分。

《廈門研究》　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新潮汕典》　張曉山編2009《新潮汕字典（普通話潮州話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溫州志》　鄭張尚芳2008《溫州方言志》，北京：中華書局。

《福州語音》　王天昌1969《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世界書局。

《雷州研究》　林倫倫2006《粵西閩語雷州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寧波典》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編纂1997《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漢方音字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漢方言典》　中國・復旦大學、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合作編纂，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1）-（5），北京：中華書局。

《閩南典》　周長楫主編2006《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南漳典》　陳正統主編2007《閩南話漳腔辭典》，北京：中華書局。

《臺日典》　小川尚義編1931（上）、1932（下）《臺日大辭典》（上）（下），

臺北：臺灣總督府，影印本（影印時、地不詳）。

《臺日書》　東方孝義編纂1931《臺日新辭書》，臺北：臺灣警察協會，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97）。〔謹案：由南天書局影印本觀察，此書書名頁、版權頁原題《臺日新辭書》，但南天書局影印本封面、版權頁改題《台日新辞書》；今依原題。〕

《臺漢典》　許成章編著1992《臺灣漢語辭典》（1）-（4），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臺閩典》　董忠司總編纂，城淑賢、張屏生編纂，張光宇總審稿2001《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臺灣記略》　張振興1983《臺灣閩南方言記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廣州典》　白宛如編纂1998《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廣州研究》　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潮十八音典》　楊揚發編2001《潮汕十八音字典：普通話對照》，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潮正集》　Steele, John. 1924.《潮正兩音字集》*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潮州方言》　李永明1959《潮州方言》，北京：中華書局。

《潮州詞匯》　蔡俊明編1991《普通話對照 潮州方言詞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謹案：此書「說明」之2.「與普通話不同的詞語，採收以揭陽話爲依據，注音以揭陽縣屬……鄉鎮的語音爲準。」（《潮州詞匯》「說明」1）〕

〈潮陽聲母〉　張盛裕1982〈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一）〉，《方言》1982.1：52-65。

《龍岩市志》　龍岩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3《龍岩市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第三十六卷〈方言〉：801-836。

《蘇州典》　葉祥苓編纂1993《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Br　Barclay, Thomas. 1923.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90）、與*Dg*合爲一冊，*Br*在*Dg*之後。〔謹案：南天書局影印本書名改題*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Supplement*，中文名稱《廈英大辭典》。〕

Dg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臺北：南天書局影印（1990）、與*Br*合爲一冊，*Dg*在*Br*之前。〔謹案：南天書局影印本書名改題*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Supplement*，中文名稱《廈英大辭典》。〕

（三）今人論著

丁邦新1992〈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漢語方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23-39。

丁聲樹、李榮編著1966《古今字音對照手冊》，臺北：廣文書局。〔謹案：廣文書局將書名改成《國音中古音對照表》，編著者改成「廣文編譯所」。〕

王力1980〈漢越語研究〉，《龍蟲並雕齋文集》（下）（北京：中華書局）：704-818。

王育德著，林彥伶譯，黃國彥監譯2002〈關於《十五音》〉（十五音について），《王育德全集9：福建語研究卷》（王育德著，林彥伶等譯，黃國彥監譯，臺北：前衛出版社）：161-174。

王福堂2003〈方言本字考證說略〉，《方言》2003.4：289-298。

向熹編著1988《《詩經》古今音手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朱世鏞修，劉貞安等纂1935《雲陽縣志》，民國二十四（1935）年鉛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新修方志叢刊・四川方志之三十（四川文獻研究社主編）》景印本（1968）。〔謹案：本文使用《新修方志叢刊》本加注的阿拉伯數字頁碼。〕

江藍生1988《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北京：語文出版社。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9.1&2：1-61。

李如龍1996a〈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83-96。

———1996b〈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韵論證——兼評閩方言本字58例〉，同上：97-109。

———1996c〈福州方言本字考〉，同上：184-205。

———2001〈閩方言的特徵詞〉，《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李如龍主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78-337。

李如龍、張雙慶1996〈客家方言本字考〉，《方言與音韻論集》（李如龍，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333-356。〔謹案：此文末尾附誌語「本文與張雙慶先生合作」（頁356），作者因此題「李如龍、張雙慶」。〕

李珍華、周長楫編撰1999《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李新魁、林倫倫1992《潮汕方言詞考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李榮1985a〈《切韻》與方言〉，《語文論衡》（北京：商務印書館）：39-44。

——1985b〈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同上：118-136。

——1987《文字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周祖謨1966〈詩經韻字表〉，《問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臺北：知仁出版社影印（1976））：218-269。

沼本克明編1995〈吳音・漢音分韻表〉，《日本漢字音史論輯》（築島裕編，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21-244。

俞敏1984〈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日本東京：光生館）：269-319。

洪惟仁1993〈閩南語辭書簡介〉，《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公司）：1-18。

唐作藩1982《上古音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徐芳敏1991《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

———2006〈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尋音」〉，《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657-687。

———2007〈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古漢語聯綿詞〉，《臺大文史哲學報》67：83-106。

徐時儀2007《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徐通鏘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高松政雄1986《日本漢字音概論》，日本東京：風間書房。

曹先擢、蘇培成主編1999《漢字形義分析字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符其武2008《瓊北閩語詞匯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郭錫良1986《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立中2004《湘語與吳語音韵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復華、何九盈1987《古韵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陸志韋1999〈《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二）（北京：中華書局）：231-362。

景爾强2000《關中方言詞語匯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游汝杰2004〈漢語方言同源詞的判別原則〉，《方言》2004.1：7-15。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3〈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臺北：大安出版社）：823-849。

董同龢1948《上古音韻表稿》，上海：商務印書館，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三版（1975）。

劉志成2004〈祭部和上古漢語方言〉，《漢語音韻學研究導論——傳統語言學研究導論卷一》（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365-376。

劉冠才2007《兩漢韻部與聲調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劉新中2006《海南閩語的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鎮發、許惠玲2001〈潮州話廣州話客家話的方言共同詞〉，《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劉鎮發，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74-187。

增田弘、大野敏明2006《古今各国「漢字音」対照辞典》，日本東京：慧文社。

鄭張尚芳1983〈溫州方言歌韵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83.2：108-120。

羅杰瑞(Jerry Norman)著，張惠英譯1995《漢語概說》，北京：語文出版社。

羅常培、周祖謨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Characters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Search for Pronunciations (2): *Da* （大）and Phonetic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Literary and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s

Hsu, Fang-min*

Abstract

We start by noting the rule whereby the original character of particular word is already known for a dialect, the literary and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s of that character evidenc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Likewise, the basic assumption for determining the original character for a word in a particular dialect is that if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and the original character are already known or determined, the phonetic position of the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and the original character will be identical. Next, we focus on one of the most basic words in Chinese – *da* – and its two historical pronunciations. Interestingly, the word *da* is an exception to the above rule insofar as its literary and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s may be either, or neither, of the two readings given above. We continue b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some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search for evidence for which character is best suited to represent a word either internally, through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literary and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s, or externally, from words common to different dialects or from cognatic relations among related dialect words. Once this distinction is made, research in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history of dialects, or the history of dialect regions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valuable historical/cultural evidence that could also be of use in resolving the big problem of the word *da*.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s, original dialect characters, literary pronunciation,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internal, external,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common dialect words, cognatic dialect word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